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第一八六九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壹百元

洪善以北大捷初步戰果
我軍殲閻匪四千餘人

（新華社晉中前綫二十九日電）人民解放軍於本月二十四日在同蒲路洪善（平遙西南）以北的北營村殲閻匪軍第十九軍軍部及第四十師主力之初步戰果如下。計殲閻軍第十九軍所屬之直屬隊、特務營以及砲兵一部和四十師主力共四千餘人，內生俘第十九軍代理參謀長（姓名待查）以下二千五百餘人，繳獲山砲六門，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西北解放軍指戰員
電賀晉中兩次大捷

（新華社西北二十九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頃電賀晉中前綫之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徐司令員並轉全體指戰員同志：祝賀你們繼解放臨汾之後，又全殲閻匪七十二師及四十師，奠定解放太原基礎的大勝利。我西北解放軍當更加奮勇向敵進攻，全殲胡馬匪軍，為解放大西北而戰。

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全體指戰員賀

西北我軍進入涇渭地區時
嚴格保護工商業
獲得當地工商界人士衷心擁護

（新華社西北電）西北人民解放軍在挺進陝西中部涇渭地區作戰時，嚴格執行保護工商業政策，獲得工商界人士衷心擁護。四月廿五日，我軍進至寶雞十里鋪時，即派一個連保護中紡第四廠，使該廠原料、機器毫無損壞。該廠為中國民族資本家榮德生氏所辦，下分電力、麵粉、紡織、造紙等五個分廠，為西北規模最大的工業之一。四月二十七日我軍解放寶雞時，對西大街九幅巷二號中新麵粉廠亦同樣予以保護。我軍進入寶雞，宣傳員都被成羣商民包圍起來。一個宣傳員向周圍的商民問道：「你們看見我們的人進了老鳳祥金店沒有？」大家齊聲說「沒有！」又問：「有人打門沒有？」老鳳祥金店主人回答：「沒有，同志！你們保護工商業都是實話。」戰鬥結束後，寶雞民主政府將繳獲的隴海列車貨物完全發還原主，其中十四家商號領回的各種貨物值蔣幣三十五億零五百五十萬元。某糧食行的人員高興的向別人宣傳：「我們一百七十一包貨物一點也沒有短少。」並向我軍致謝說：「你們管理國家，我們商人舉手歡迎。」我軍人員問起他：蔣介石政府在這裏怎麼樣？他興奮地說：「建設很多，光妓院就近七十家。」

四月二十一日我軍解放長武次日，西北農民銀行（西北解放區的銀行）兌換所即在西關建立，准許商民以一定比價用蔣幣兌換農幣，使市場交易迅速活躍。解放軍戰士買紙買筆者很多，西關某文具店老闆生意特別興隆，他說：「兩天買賣比以往三個月還多。」栒邑係第二次解放，故對我軍毫不生疏，戰事一完，商店立即開門。永興源一天交易就值蔣幣一千二百萬元。靈台解放前，偽縣長韓鑄民曾大肆進行欺騙宣傳，致有部份商民對我軍有誤解懷疑。我軍進入該城時，天猶未亮，對居民絲毫未加驚動，到天亮仍安靜如常。於是有些商民出來探望，我軍人員立即展開宣傳解釋，書寫標語，張貼解放軍宣言，至早飯後即有十六家商號開門，到下午，開門營業者已增至三十七家，佔全城商戶七十家的一半以上。

向閻錫山索還血債
我軍進晉中士氣昂揚

（本報訊）「為解除晉中人民的苦難而戰，向閻錫山要回血債去！」這是解放軍挺入晉中平川保衛夏麥收的口號。各部隊在出發前進行階級教育與政治動員時，許多指戰員都含淚申訴自己家鄉被閻匪殘殺的血淚深仇。僅八分區教導隊四十多位同志，就有爹媽兄妹五十二人被閻匪打死或迫死。該隊學員在出發前曾舉行公祭被閻匪殘害的家屬大會，雷黨保同志走到他爹的靈前說：「我爹叫閻錫山『自白轉生』用偏提打死了，我兄弟和女人都沒有下落。」他哭泣得說不下去。經過六個同志的控訴，全體同志都流出同情熱淚。大家在靈前舉行悲壯的宣誓：「爹媽兄妹們！同志們！槍桿子握在我們手裏，我們很快走上戰場，認清殺死你們的兇手，消滅閻錫山！」某部一個連有廿一位指戰員的家屬被蔣閻匪和地主惡霸殺或迫死。戰士路新利滿含淚水開說了一句：「父母親死得好冤屈。」就哽咽得說不出話來。過一會，他才接着說他家從山東逃難到運城，他父整天給地主受苦，勞動過度而病死，買一張破席捲的埋了」。父親死後，只靠他二哥[illegible]過活，他二哥又被抓走當兵了，就把母親活活的氣死。沒有地方埋，只好埋在城壕裏，他母親死後，他自己又被匪軍拉了壯丁。他說：「我現在找到人民軍隊了，我要為你們報仇，不消滅閻錫山不甘休！」全體一致喊着：「天下窮苦人一家人，團結起來，為窮苦人翻身報仇！」大家紛紛要求上級給予戰鬥任務，叫到那裏就打到那裏。某部在進軍途中大休息時，請來一位年過的老鄉作了報告：他家原是解放區，當過村長村副及民教委員。自被閻匪侵佔後，敵人搞「自白轉生」，全家不能生存逃難出來，路上遇上閻匪軍，將一家趕的東逃西散，只剩他一個，還被閻匪打得半死不活。」戰士聽了老漢的報告，都流淚了。當指導員問：「這怎麼辦」時，大家回答：「訂計劃。」「保證多捉俘虜多繳槍，堅決完成戰鬥任務。」

忻縣郵工岳全治
捕獲閻匪武裝特務

（忻縣訊）本縣郵工岳全治因公過定襄關台村村北，突遇閻匪武裝特務曾明，偽裝我工作人員模樣，頭戴白毛巾，下身穿西式褲子，上身穿西式襯衫，該特務遇到岳全治時，即將手榴彈火綫拉在指頭上，岳同志見其行動鬼祟，即以手槍將該特務逼住，繳手榴彈三顆、子彈二十二粒，並將其送交一區區政府處理。（許誠）

八分區司令部政治部
查出侯福俊屍體
裝殮送回汾陽城

（新華社晉中電）六月十八日，八分區地方兵團在文水汾陽邊山擊潰閻匪七十師，當日下午戰鬥結束後，經被俘之閻軍士兵證明，該師師長侯福俊已在戰鬥中被我軍擊斃。分區司令部、政治部當即派專人，偕同打掃戰場人員，將侯福俊屍體尋出，轉運至某村進行裝殮，於二十三日送抵汾陽城。與侯福俊屍體同時送回者，尚有受傷後願回汾陽之閻軍官兵二十餘人。汾陽閻匪除將侯福俊屍體接回城內外，其餘受傷之閻軍官兵二十餘人，則拋棄城外不管。按侯福俊，四十餘歲，山西臨縣人，北方軍校畢業。曾任閻匪四十二師二團營長、七十師一零九團團長、七十師副師長等職，今年四月任該師正師長，在六月十八日進犯文汾邊山戰鬥中，一日內親手槍殺不願作戰的閻軍連排營級軍官十餘人，為閻賊效忠，但在解放軍砲火下，他也作了閻賊的替死鬼。

我軍區各部隊
隨時隨地進行政策紀律教育
湧現大批模範戰士

（本報訊）軍區各部隊隨時以實際事實進行作風政策與羣眾紀律的教育，獲得很大成績，湧現大批執行政策紀律的模範戰士。陽曲某游擊隊在廟山伏擊敵人，戰鬥結束後，司號員二圪疸從一個敵人屍首上脫下一條褲子，回來後，大家即批評他違犯戰場紀律，沒執行俘虜政策，領導上就啟發大家討論，二圪疸很快承認錯誤，把褲子交出，由釋放回的俘虜帶給死者家屬。綏蒙騎兵隊在土木川西貢合沙戰鬥中，俘傅軍一部，部隊轉移到邊山休息時，以歡米、雞蛋、紙烟等招待俘虜，部隊首長親去看他們，並向他們揭穿傅匪的無恥欺騙宣傳，與解釋我們的政策；最後發給路條、路費，放他們回家。當歸放的俘虜路過游擊山時，他們對偽匪保安四大隊宣傳我軍作優待俘虜情形，立即把傅匪欺騙打破了。次日，我們向該敵攻擊，只打了數槍，即有四十多個敵人放下武器。在羣眾紀律上，某部提出「三不走四不進」的遵紀運動：即水缸不滿不走，地不掃淨不走，借物不還不走；老鄉內房不進，女廁所不進，未說定房子不進，莊稼地不進。解放戰士田健全說：「我們是解放老百姓的，犯了紀律就壞了解放軍的名譽。」該部一連七八班戰士，雞叫二遍就起床，做完担水、掃地、投彈等工作後才出操。某村老鄉的水桶被敵人砸壞了，戰士就用行軍鍋給老鄉抬水。戰士劉超赤着腳抬水，老鄉感動的說：「這樣好的隊伍，誰也敵不住的。」當部隊出發時檢查紀律，老鄉說：「不用看了，地掃了，水缸沖淨了，東西放得和原來一樣的。」羣眾送給該連一面「紀律模範軍」的錦旗。「武鄉」部十一連在行軍中，一次房子很困難，二班住下已很擠了，一位老漢要求住在二班小房子裏，班長孫三喜馬上答應：「軍民一家人，照顧咱，也要照顧老鄉。」該老漢睡在床上，戰士睡在地上。領導上發現這一事情，馬上向全連介紹，發動各部討論，許多人檢討自己對羣眾態度的錯誤，下決心改正。四、九班和連部討論時，大家說：「咱們的房東還睡在院裏。」馬上跑出去拉老鄉到炕上睡，老鄉不肯，大家就把老鄉的被子抱進來了。該部並建立紀律檢查員制度，使之有權批評違犯紀律的幹部戰士，表揚遵守紀律的幹部戰士。某次戰鬥時，老鄉張三海給部隊引路，他的老婆孩子來不及拿走九個紅皮大北瓜，就上山去了。次日，她聽說隊伍又要回村來，就領着孩子回家，一進門看見少了兩個瓜，很生氣，叫她孩子將三個瓜收起藏好，他孩子剛往起搬，就驚奇的叫喊：「有票票。」把新邊幣給他媽看：他媽高興地說：「你可記住，這是咱解放軍給丟下的。」這幾天部隊又經該村，司務長齊殿昌放心不下，到張三海家問收到錢和信沒有，張三海老婆笑着忙說：「收到了，收到了。」

新絳市新華書店黑板報 宣傳了政策聯系了群眾

「大寧群眾」黑板報，離石大武黑板報都有進步

（本報訊）新絳市新華書店舉辦的黑板報，頗受群眾歡迎。該報在宣傳黨的政策和配合當地工作上，起了不少作用。今春黑板報反覆宣傳了我黨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群眾看了都說：「黑板報說出咱們心事來了。」在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發表後，書店特別給寫在紙上，並繪了全國的形勢圖和各國共產黨力量增長的表，一起張貼出來，讀者很擁擠，那些上年紀的老商人們，都戴上老花眼鏡很仔細的讀完了關於工商業的那段報告。讀完後，就到書店買毛主席的報告。在三天內，就把一百四十七本報告全部賣光。因為這樣，看報的人日漸增多，經常有二三十個人站着看。為適應群眾的需要，又增加了一塊黑板，現在市上新開張的商店的廣告和工廠表揚工人的消息都要拿到黑板報上來登。如六月間翔記鐵舖拾到了一百一十萬元本幣，就跑到書店叫在黑板報上登找領啟事，第二天失主就把錢領回去了，並在黑板報上登了鳴謝啟事。這樣使黑板報的內容更加豐富和多樣，和群眾日常生活聯系起來了。（長庚、林富、李格）

（大寧訊）為群眾所歡迎的「大寧群眾」黑板報，於去年八月十日創辦，在不到十一個月的時期中，共出版了五十六期。大寧城每逢五日一集，黑板報也就於那天換一次稿。黑板報在開始時，因為沒有人寫稿，多轉載報上消息，以後組織下鄉工作幹部，寫了十九篇群眾中的實際材料，更受到了群眾的歡迎。如吉亭村馮國柱生產好，黑板報上表揚了一下，全村人都高興的說：「咱村的馮國柱上了黑板報啦，咱們都要好好生產。」麥留村單敬思組織和對口村李瑞喜家紡織的標準布好，登了一下黑板報，很快傳到各村：「女人家還上黑板報啦！」此外，黑板報在揭破敵人謠言、宣傳我軍勝利以及給群眾登啟事等方面都作了工作，收效很好。但是黑板報過去在群眾中建立通訊員很差，今後決定要加強這一方面的工作。（蔡家德）

（離石訊）大武黑板報通訊小組，自成立以後，對寫稿很積極，最近又發展了幾個通訊員。開了一次通訊員會議上，劉去倒說：「咱們的黑板報對大眾幫助可大哩！六閭羅樹錢，借口銀時批評了他勞動不好，現在勞動可起勁啦。」賽記高鼓瑞敘：「咱們的稿子表揚多，批評有些少，二閭李丑信，一閭劉金芝，過往隊伍和鄉民工來了不要住一下，就把門一鎖不在家。下有一家窩舖農會通知一斤給隊伍五百元，可明知一斤的幹部就要兩千塊錢一斤，這些自私自利思想應該批評，可是沒有批評。」最後一致意見是該批評的批評，該表揚的表揚。接着大家討論了今後的寫稿對象和數目，並規定在趕集前一日交稿，一月開兩次檢討會，較好的稿子送報社。（郭明、沈供鳴）

朔縣王萬莊 徐旺領導的變工組

計劃好，情緒高，效率大

按時鋤過自己的又攬的給別人鋤 吸收地主參加教他們學會鋤地

（新華社綏蒙電）朔縣梨元頭區王萬莊村徐旺變工夏鋤組織的很好。該村民兵隊長徐旺帶頭領導，組織起一個變工組，開始共八個人，分兩個小組，徐旺任大組長，每日輪流鋤田。在回來路上就研究下午或次日給誰鋤，按地的畝數所需用的工來決定去多少人，每日隨時調劑。為避免浪費人工，地塊大就合併鋤，畝數少的就分散鋤，一般每個工能鋤一畝三至一畝半。變工組早出晚歸，有時不歇晌午，所以每個工平均能鋤二畝到二畝半地。半個月已鋤過三百五十多畝。他們在互助變工中，除將自己的田禾按時鋤過外，還攬的給別人鋤地。鋤了王振邦十畝穀子，僅去四個人，一天就鋤完了。在變工鋤地中充分發揚民主，誰的苗大，就先給誰鋤，如果田禾小，不能鋤時，就攬的給別人鋤，賺回口糧，再給自己鋤。該地區往年變工給誰家鋤吃誰的飯，還得吃的好一些，由於今年口糧困難，為了節省，各回各家吃，就是攬的鋤田也是淨賺工錢，每畝工錢農幣二萬五千元，這樣雙方都很滿意。同時他們變工組中吸收了地主孟向國、孟九小二人，地主孟向國鋤得趕不上時，誰先早鋤到地頭，就接待鋤些，使地主趕上他們。這樣，將地主鍛鍊得也學會鋤田了。在他們變工互助影響下，該村最近又組織起三個變工小組，並提出向徐旺變工組學習，爭取不荒一畝青苗。（王澤民）

忻縣八區某村 男人支前婦女鋤地

（忻縣訊）八區水隅川某村農民，熱烈支前。男人抬担架、運送公糧、帶路，婦女和老弱在家鋤苗子、磨麵、燒開水等，生產支前兩不耽誤。軍屬焦銀志的大兒黃忠在三五九旅當兵已五年了，二兒又參戰走了，關於家裏生產問題，即由家裏女人們務營，焦老太太一天能鋤一畝地，拔苗子的手很粗很壯。她為防止閻匪搶糧，前幾天把麥子送在山裏藏起，這幾天又歉出來磨上麵給解放軍吃，她說：「你們好好吃吧，你們來我可喜歡哩，快把閻錫山消滅吧！」這村年時是經過土改的，全村共七十餘戶，男女老幼共一百七十多人，每人平均土地五畝上下，全部秋田都已種上。因播種時間不同，出土的苗子有二三寸或四五寸高不等。此次支援前線，村幹部用去人力相當不少。村幹部吃飯都是輪流的換班吃，婦女們還要忙着給部隊燒開水、磨麥子（共磨了四千四百餘斤）。此外，男人參戰走了，生產的任務又放在她們的肩上。但她們為了及早消滅閻匪，過安樂日子，情緒非常高。六月十八日上午在村民領導之下，召開了個農民大會，到會者七十餘人（婦女佔大多數），討論對支前工作的問題，大家一致決議：（一）參戰的走後，家裏沒人勞動生產的，大家完全幫工鋤草。例如單身漢貧農孩鎖貴分到土地十畝，走後無人鋤苗，大家就幫他鋤。（二）誰的苗高，給誰先鋤，以免荒蕪。（三）家裏有女人的或老父老母的都去鋤草，別人少鋤些工。大家都說：「給旁人鋤和自己的一樣細緻，誰鋤壞了誰賠償。」（新垣）

山莊頭幹部帶頭變工 幫助軍工屬及病人鋤地

吸收勞動不好的參加使他們得到鍛鍊

（嵐縣訊）山莊頭全村五十七戶，就有三十七戶缺口糧，由區農會分配貸糧二石五斗（細米）。口糧解決後，由幹部帶頭自願組織變工。先是由代表寶虎子領導組織了一個五人的小型變工組，先給唐秀生鋤草，他的苗子長的好、也長的大，九垧地，計劃得二十四個半工，可是他們五個人三天就鋤完了。五個幹部和九戶中農、十二戶貧農，看着變工能省工，也組織了三個小組，現在四個組已有二十一戶自願結合，他們還把白懷扭、趙金存兩個勞動不好的，也吸收在變工組裏，經過幾天鍛鍊，他們也鋤的趕上別人了。全村參加變工的二十八個人，六天光景鋤了一百五十垧地。此外，變工組還幫助軍屬高昌生鋤了六垧穀子，幫一戶幹部七個工。貧農吳二老虎是個好勞動，腿上害瘡，不能勞動，大家就說：「把他的四垧穀子、三垧莞豆先給鋤過，不要叫荒了，待他甚時病好了，甚時還工。」（王根應、孫啟元、溪章）

水利簡訊

洪趙李村五十二個農民，用工一千零九十二個，打起堰二道（全長八百多丈）、壩一個，已引山水淤成二百五十二畝河灘地。

後勤部紡織廠 借給群眾口糧

（臨縣訊）六區峻道、府底二村有四十一戶口糧無法解決，駐該縣後勤部紡織廠，即借出小米二石一斗幫助，說好夏收後歸還，現借到糧食的群眾正突擊收夏。（李承德）

保德縣民兵大隊長會議 決定加強支前工作

（保德訊）此間於六月十六日，召開區民兵大隊長會議，決定加強民兵支前工作，深入進行參戰教育。去冬今春以來，由於領導上對民兵工作放鬆領導，民兵活動大部陷於停頓，組織也非常鬆懈，去冬到河西參戰的新少民兵未等完成任務，中途就逃跑回來，規定動員的新戰士拖了六個月才完成。會議為了加強民兵工作，深入參戰教育，一致認為，必須從領導思想上澈底轉變，認真加強民兵工作，教育幹部經常督促和檢查民兵活動，加強對民兵的參軍參戰支前教育，同時，進行民兵組織的初步整頓工作，清洗個別混入民兵的不良分子，每個區並建立一個民兵基幹連，打下參戰的組織基礎。在各行政村，要加強代表會對民兵的領導，民兵應就代表會、貧農團、農會所討論給予的任務進行工作。（趙栗標）

邊區雜聞

孫成丑子養母猪 渡荒又擴大生產

保德三區孫家溝自然村農民孫成丑子在去年秋天把爛麩子、蕎麥稈、蕎麥花和許多野菜收集起來，喂了一隻母猪，到今春母猪下了十三隻小猪娃，他把十一隻猪娃賣掉，賣了九斗多小米，解決了全家口糧，渡過了春荒。現在他還養着兩口肉猪，到八九月就可以把肉猪賣掉；他的母猪如今肚裏又懷了猪娃，除六月就出生，他計劃將來把猪娃賣了買成羊，擴大副業生產。（郭齊山）

臨縣趙塢養鷄的多了

臨縣趙塢村高如寅的老婆，去冬喂了兩個下蛋鷄，正月到現在共下了一百七八十顆蛋，換鹽六斤，解決了全家吃鹽問題，又買了一些洋火。現在她又孵小鷄十二隻。鄰女們看見喂鷄有利，都喂起來了。現全村增加鷄三十幾隻。（高如寅談、張錫振記）

覆田水同志對宋村耕畜數字的疑問

六月十一日報上列出田水同志對宋村報導中的兩處數目字的疑問後，我們已進行了調查與檢討，現將調查情況答覆如下：

牛驢騾馬被敵人搶走二百二十餘頭，這個數目字是宋村代表在該行政村代表會上報告，徐星同志參加會後報告此村材料時，我們就忽略了對這個數目的審查。宋村在神池南山，過去據算比較富裕的村子，有一百餘戶人家。群眾只依靠牲口過日子的還不少，抗戰初期該村確有二百多頭牲口，敵人歷年在該村搶劫又很頻繁，又因這個數目字不是該報導的主文，只是表明該村窮困的原因，寫稿時所以對這個數目字來歷就未加考慮，而未詳細註明情況。看到田水同志的意見後，徐星同志特列表一戶一戶調查統計，實際上被敵人直接從圈裏趕走的耕牛五十八條（內牛犢子十一個）、騾馬驢四十七頭，還有因敵人過度要款，歷年賣掉牲口也不少（具體數字不詳）。同時敵人向該村十七戶群眾詐逼銀洋四千一百五十元，群眾為此賣了耕牛騾驢馬子很多，只茹四一戶即被開走大小耕牛十二條。有的為此投親靠朋友借上牛驢馬子變賣成大洋，清理這筆賬的也不少，這樣合起來，宋村歷年遭敵人搶劫訛詐，弄走的牛驢騾馬共有二百多頭。宋村代表同志們就是依據這些各種勒索走的數目計算的。當時我寫稿時還不知道包涵了這些東西，未加研究分析就粗粗地那樣寫上了。讀者同志們說這種作風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確在當時我就是那樣，因為根本就沒有在這個數目上研究一下。

另外房屋燒毀「三百七十餘間」是我的筆誤，實則是「二百七十餘間」（此次徐星同志逐戶登記，敵人共燒毀該村房屋二百九十四間）。這種粗枝大葉的作風，值得自己今後臨時注意克服。

六月二十三日　郭良柱

補正

六月十八日本報社論「立即組織夏鋤，保護耕畜」社論中說：「即在災荒較嚴重的地區，如神府一區二鄉，神池南山，也可保持住原有去年耕地面積」，「神池南山」也應該是「神池南山有些村莊」。這是研究室與寫材料的同志粗心大意所致。特此補正。

蘇北我軍擴張勝利攻勢
殲敵三千八百克十三據點
山東蘇北已在寬廣地區聯系起來

（新華社蘇北前線二十九日電）解放軍蘇北兵團一部配合地方武裝，繼續擴張隴海東段攻勢，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內殲敵三千八百餘名，攻克據點十三處。我軍於六月中旬解放海州及其以東之新浦外圍各據點後，乘勝進擊隴海路南側之海（州）鄉（州）公路。兩日中攻克房山、上坊、新圩、平明、城頭、高流、大伊山等據點十三處，共斃傷俘守敵及援敵整四師一六二旅四八四團之一個連全部、整八三師四十九旅九五團一部、省保安團等共三千八百二十餘名。內生俘保安團副團長馬後宣、四八四團二營副營長羅世高以下二千七百二十餘名，斃傷保安團長閔浩然以下一千一百餘名。繳獲各種砲八門，擲彈筒槍榴筒共三個，輕重機槍四十六挺，闊鋒槍九支，長短槍一二二六支，子彈五萬餘發。至此，隴海路東段，沭（陽）新（安鎮）公路以東，（南）通（贛）榆公路以西之東西一百二十里，南北七十里廣大地區已告解放，山東華中兩解放區已在寬廣的地區上聯系起來。

瓦解與剿滅配合進行
黃龍分區匪偽肅清

（新華社西北二十九日電）陝甘寧邊區新設的黃龍分區洛川、中部、宜川、宜君、黃龍、韓城等縣的蔣偽保警隊及土蔣反動武裝，兩個月來，在我政治瓦解及軍事剿滅配合之下，基本上已告肅清。三月初，該分區初解放時，共有土蔣四千七百餘人。截至五月底，已經我瓦解爭取及消滅二千八百多人。殘敵丁坤山、顧啓圖等股散匪或逃竄出境，或流散深山。現仍繼續剿補爭取中。在進行肅清工作時所採取的政治瓦解方法，除到處散發「人民解放軍宣言」及各種傳單，到處寫標語，優待俘虜政策外，並組織戰場喊話，提出：「解放黃龍，地方人不打地方人，」「被抓當兵的弟兄們不要為胡宗南送死！」「保護投誠者生命財產」等口號，深深打動了被欺騙當兵的農民，他們說：「鎗械算了！咱們家在這裏，跟胡宗南跑下去怎麼辦？」某夜我一個隊員打了一槍和擲了兩顆手榴彈，喊了一聲「解放軍來了」，匪部即全部潰散，有的即坐在公路上等我收容。

在我民主政府協助下
獻縣外籍修女赴津返國
對解放區之保護與幫助甚為感激

（新華社華北廿九日電）河北中部獻縣城附近張家莊天主堂寶血會十一名外籍修女，內包括該會修道院院長冉茹利亞氏（加籍），在當地民主政府協助下，已於六月十二日由獻縣首途，赴天津返國，行前，

本社記者曾往訪冉茹利亞。冉氏及衆修女對政府平日之關懷，及此次協助返國至為感激，曾於六月十一日做大彌撒為民主政府祈禱祝福。當記者詢及撤離原因時，冉氏說：「這是加拿大寶血總會的命令，我們只有順從。」她們在與我政府所派之護送人員作別時，特致函獻縣民主政府表示感謝。原信稱：「親愛的先生們：我們正在開始水路行程之第三日。在貴代表離開我們之前，再度向你們表示對於幫助及保護我們之衷心感謝。貴代表思慮周到，便利我們旅行之事，無一不做到。我們的感激非言詞所能表達。旅程迄今已告結束，全體安好，甚且對行程極感愉快。我們雖離獻縣，但在每日祈禱中將永遠不忘記你們。再度表示我們衷心誠而深刻的感激。寶血會全體修女啓。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按該修女等係於十二日乘民主政府所派之汽車由獻縣至泊頭，當日到達。十四日在泊頭搭運河船。於十八日抵津，她們於十六日離開解放區邊境時，曾簽字於安全離境之證件上，並分別致函獻縣天主堂耶穌會院長崔步饗神甫和該堂韓志遠（法人）神甫，報告旅途平安。按合衆社北平十七日電，曾發表所謂北平天主教會發言人的談話來污衊中共，說解放區民主政府曾經如何扣留並虐待這些修女，她們的旅途書信乃是對於這些污衊的最好答覆。美聯社天津十九日電亦稱：到天津後的修女們向記者證實，共產黨虐待她們的謠言不是事實。

蔣匪立委與何應欽都攻擊蔣介石
蔣匪內部驚慌矛盾
吃了敗仗互相埋怨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開封為人民解放軍攻克後，南京偽政府內部表現出一次新的驚慌與更公開地互相埋怨。蔣介石二十四日仍停留西安未歸，與此同時，南京偽立法院則於同日召開秘密會議，「檢討軍事」。「當立委們分析軍事情勢惡化的原因時，又將其目光轉向蔣介石。……若干立委稱：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蔣介石直接指揮野戰軍的調動，甚至下達團一級，剝奪了許多野戰司令官的權力。他們說：除非有委員長由南京發出的命令，任何軍隊都不能動。這會造成了洛陽的陷落。……同樣的事情也在開封發生了。」（據合衆社）。何應欽也於此時乘機攻擊蔣介石。「何應欽告訴要求調查開封失陷原因的立法委員們說，是蔣介石本人而不是國防部發出作戰命令。……不論是國防部長或是參謀總長（按即顧祝同）都時常不知道軍隊的部署如何，因為委員長直接下令調動」（據美聯社及法新社）。

德國西佔區反動當局
片面宣佈「新幣制」
鞏固大資本家地位　降低人民生活標準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各方報導：德國美英法佔領當局於十八日片面的宣佈：自六月二十一日起，在德境美英法佔領區（二十三日又下令將柏林美英法佔領區包括在內）實行所謂新幣制。新幣定名為「德意志馬克」，每馬克值一百芬尼（德銅幣）。原有一切紙幣（帝國馬克、命吞馬克、盟國馬克等）一律停止使用；僅一馬克的紙幣與硬幣仍可流通，但其幣值為新幣的十分之一。

美英方面之準備在西德實行新幣制由來已久。據塔斯社引漢堡「世界報」論文稱：自一九四五年初秋起，美英就在準備單獨的「貨幣改革」，以便恢復西德壟斷資本家從前在德國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地位。至遲一九四六年夏，美國人士即與德國大資本的代理人開始擬訂西德「貨幣改革」計劃。第一個計劃由現居美國的前德國教授柯爾姆擬成。又據少共眞理報稱，此次「貨幣改革」計劃之草擬，曾邀請前德意志銀行總裁，大戰犯沙赫特參加。

另據塔斯社報導：「新貨幣」已給美英法佔領區的德國人民帶來了災害。在新舊貨幣兌換的前一天，德國人甚至用舊幣已買不到麵包；餐館、糧食店都拒絕出售配給的食物。二十一日，當新貨幣的部份兌換開始時，許多地方的人們，在兌換所開門以前五小時甚至七小時，就列隊等待；在某些城市，行列長達一公里。在美佔區中心慕尼黑，人們站等了八小時到十小時；在英佔區中心漢堡，許多兌換所延遲兩三個小時才開門。西德經濟界人士預料，失業人數將因「貨幣改革」而增加。美佔區首席財政顧問貝爾特亦作同樣預測。貨幣改革宣佈後，西德各地物品黑市價格飛漲不已，一支美國香烟即需四十馬克。以致一向支持美英政策的所謂總工會亦聲明，該會將要求增資百分之十九，巴伐利亞社會主義人民黨也要求增資百分之三十。漢堡的工廠已大批解雇工人，許多工廠已暫時停工。魯爾區已發生嚴重的飢荒威脅，因為麵包坊和糧食店正因新幣的發行而不願把食糧出售。這正如少共眞理報的評論所指出：這次貨幣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鞏固大資本家的地位，是實施[illegible]與降低德國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標準這一政策的另一工具；並把西德變為投機家發財致富的樂園。

德境蘇聯軍政府
實施緊急措施及貨幣改革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塔斯社報導：德境蘇聯軍政府，為了防止因美英法佔領當局發行新幣而引起的貨幣流通的混亂，特於十八日午夜起，採取下列措施：（一）停止德境蘇佔區與西部佔領區之間的客運火車交通。（二）禁止所有西部佔領區的汽車和馬匹進入蘇佔區。（三）自西部佔領區或自蘇佔區至西部佔領區的水路運輸工具，必須獲得蘇聯軍政府運輸處長的許可及澈底檢查後，始許放行。（四）個人持有西部佔領區所發至蘇聯佔領區的通行證無效。（五）貨運火車得繼續通行無阻，但須經過澈底檢查。（六）上述訓令自六月十八日午夜起生效。

同時，德境蘇佔區軍政府應德國民主人民的要求，並決定自六月二十四日起，在德境蘇佔區及大柏林區域的整個領土內發行新幣，即發行加上特別印記的原有「帝國馬克」和「命吞馬克」。蘇軍總司令索柯洛夫斯基元帥於二十三日頒佈此項命令。命令指出：西部佔領區單獨實行的貨幣改革，破壞了幣制的統一，並完成了德國的分裂。局勢嚴重地危及全德和平經濟的正常恢復與發展，蘇聯軍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以保護德國人民的利益，並保護蘇佔區及大柏林的經濟。因此，接受了德國經濟委員會（該委員會係由德國各民主黨派代表組成，由蘇聯軍政府授權處理有關蘇佔區的經濟事宜）所提的在德境蘇佔區實行貨幣改革的建議。命令說明：西部佔領區的貨幣改革，對於美英及德國的壟斷資本有利；而蘇佔區的貨幣改革，則符合於勞動人民的利益，符合社會正義原則及德國和平經濟需要。它將使勞動人民與和平發展的損失減至可能受到的最小限度。命令規定：只有蘇佔區的新幣，才能在蘇佔區並在屬於蘇佔區經濟上構成蘇佔區之一部份的大柏林區域流通。[illegible]原有水平。

索柯洛夫斯基元帥
斥西德破壞幣制統一
完成了德國的分裂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塔斯社報導：德境蘇軍總司令索柯洛夫斯基元帥，於二十日致函德境美、英、法軍總司令克萊、羅柏遜及柯尼格，斥責盟國對德管委會，也沒有得到它的同意，就作決定，取消了幣制的統一，從而完成了德國的分裂。索帥在信中着重指出：全德範圍貨幣改革的基本原則已得到管委會中四方面的同意，但這種改革已為西方面所阻撓。索帥警告稱：以破壞德境盟國管制機構為目的的行動是不合法的，美英法當局應負擔這種行動的全部責任。

美帝國主義
積極重新武裝日本

[illegible]

……局強迫日本工人農民以及智識分子為其興建。但開日[illegible]

「毛主席的好學生！」

——記代縣韓家灣共產黨員劉開同同志——

顧世常

代縣四區康韓趙家灣溝道溝裏，提起韓家灣劉開同同志來，沒有一個不稱讚的，個個都說：「那是個好受苦人，全溝裏數第一，當了七八年村幹部，沒有一個人說壞。」

他是個四十來歲的農民，舊政權時，他只有老人們留下的十來畝和自己開下的十來畝山地，五口人吃飯，每年能打四石糧，生活很不寬裕。二十七年民主政府建立，他便參加了抗日工作，初担任村教育委員，工作不怕艱苦，很積極。到二十八年便加入了共產黨，經任農會組織、主任，黨內的小組長、支部書記等職。當時他首先響應了黨的發展生產支持長期戰爭、勞武結合的號召。他對大家講：「只有依靠土地，好好受苦，細心作務，才能不挨餓，才能堅持戰爭。」因此無論怎樣情況緊張，他沒有荒過一壟地。

那時，敵人經常「搶擾」，村裏群眾都逃光了，變成了無人區。開同同志把女人娃娃送到山溝那邊，一個人又回來堅持生產，白天在山梁上受苦，瞭哨監視敵人，黑了一個人回來做上一口湯，喝上兩口，就又回到野地去。三十一年敵人搶擄的最厲害，飯也不能回家吃了，就在山溝裏一個洞裏，過了三四年光景，在這樣環境下，他的營頭一年也沒停過，糧食的產量一年比一年增加。在別人困難的時候，他能幫助大家，這一年借出了七大斗糧，幫助三家解決了種籽困難。三十五年借出一大石七斗糧，幫助九家解決了種籽困難。三十六年借出了一大石糧，幫助八家解決了種籽困難。無論那一年，都要借出個石二八斗的糧幫助別人。人們春天借秋後還，借一還一，今年還不了，明年還，多會兒有了多會兒還。因此村裏有人前幾年借了他的糧，現在沒有還的。他這種互借精神，推動了大家的生產。那時因敵人時常騷擾，大家的生產情緒很低，人心慌慌。土地成了臭貨，一斗糧食一畝地都沒人要。別人借了他的糧食都顧給他地，他也大膽的買下了。這樣影響下，大家說：「人家當幹部的不怕，能受的有吃有穿？咱難道就不能，人識不是一樣，怕什麼。」有的說：「人家還敢買地，咱怕甚！」逃到外邊的人就陸續的回來了，學習他的生產辦法——敵人來了咱走，敵人走了咱回來。」有些沒有回來的，他領導着把大家叫回來。劉來同逃到皆社村，家裏的地眼看快荒了，開同把他叫回來，對他說：「敵人一年半年不走，你在外邊也不是個常，你走了，地種不上，明年你吃啥？回來吧，敵人又不是在這常住，狗日的們來了，咱山上躲躲，他走了咱再回來，這樣誤不了生產。」還動員了幾個人借給他錢買了個牲口，他也借給了六七塊錢。來同聽了他的話，鬧對了，一家人沒挨餓。所以這村的生產並沒有因爲敵人的摧殘而降低。

他對土地問題上早就有很好的認識，他這樣講：「受苦人全靠地，沒有地就不行，人家沒地和過去咱沒地的時候一樣。」他民國二十年十五塊錢買下了郭豐和五畝活契地，三十四年豐和增加了好幾口人，地不夠種，開同便自動連地帶約一起退給豐和。三十五年王申卯想種點山嶺沒有地，向他租地，他說：「你沒有，你鋤去吧，租什麼了」便把七畝分好坪地給了申卯。三十六年沒有土改前，還給了劉計同畝半好坪地。給了白高揉一畝山地。

年時冬天，工作團到該村，村裏另選了新代表，開同同志知道要審查幹部，他是完全接受黨的審查的，沒有半句怨言，把村長的工作移交給了新代表。但是，他儘量率領黨員們幫助新代表工作，他常在村公所幫忙工作，新代表有什麼事也總要去找他商量，他出的主意總是符合黨的政策與群眾要求的，他常對大家說：「只要跟着毛主席的政策走，啥事沒有鬧不好的。」土改才開始時，開同同志認識了黨的平分土地政策，就拿出自己多餘的土地幫助貧僱農翻身。今年二月平分土地開始，大家一致選他爲分配土地評議員，他說：「過去咱跟着共產黨翻了身，現在共產黨叫咱應該幫助大家，將來大家都翻過身的和咱這光景一樣了，那就大家都翻身了，咱才是咱的本心啊。」在他參加領導的分配土地，鬧得挺公平合理。

後邊，分配衣服，群眾願意分給他一些布，他不要，說：「願幫助給貧僱農，」群眾一定要給他，他說：「你在土地上幫助了我們，牲口不要，」說：「你也幫助我們，現在東西不多，還是我們的心，咱們翻身的勝利果實，人人有份，你不收就不行！」大衆的感情難以推卻，開同才接受了大家的意見。

土地分配完以後，馬上轉入了大生產運動，在生產當中，他又起了帶頭作用。最值得表揚的是他大公無私，捨己爲群，全心爲群眾服務的偉大精神。他有一牛一驢，貧僱農分到地沒有牲口的，他就自動和缺牲口的組織起變工組。使用他牲口耕種的共有七八家，共耕種百十來畝地，不論誰使喚他的牲口，牲口不吃草料，人不吃飯，不要工錢，三和使用他的牲口耕種，過意不去，想給他幾百斤草，他不要，他見來同的牲口沒草吃，便叫三和把草給了來同，這樣把來同的生產困難也解決了。全村在他的影響下，生產情緒極高，自動組織起九個變工組。

五月十四日行政村幹部來檢查生產，提起開同來，代表委員都同說：「年時，種莜麥了，沒莜麥籽，咱牲口在作務上，做雖，開同借給莜麥，才麥子種上，像這樣的人真好。」代表主任也說：「三十一年借了豌豆種籽，現在還沒有還，經常借人家的草、柴，從來沒問咱要過，過去咱沒牲口都沒有幫人家拉過，現在人家自動幫助咱耕種。」會上大家一致要求給他登報，說：「他才真正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咱們全村要向他學習，向他看齊。」

勝利了

——毛主席的故事——

毛澤東同志最愛工農勞動群眾。他覺得工農勞動者是創造世界的主人，他們反而受壓迫受剝削是不合理的。

毛澤東同志在湖南的時候，就經常注意工人的生活。有一天，他坐在一輛人力車上，和車夫談話，他叫車夫慢慢拉着走。拉了一陣，毛澤東同志跳下車來，讓車夫坐上，他去拉車。起初車夫不肯坐，後來毛澤東同志一定要他坐上，拉了一陣。那個車夫覺得毛澤東同志很親熱，把洋車夫的生活情形全告給了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了解了工人的痛苦，就領導工人積極鬥爭。

民國十一年夏天，湖南長沙的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工人派代表到政府交涉，軍閥政府不答應工人要求，工人就舉行罷工。可是代表們的意見不一致，有的說這，有的說那。最後有一個代表說道：「我們工人要找人幫忙，去找毛澤東好不好？」有的說：「恐怕人家不來吧！」又有人說：「他們是作工人運動的，一定肯來！」

第二天晚上，一個工人代表回來說：「毛澤東答應了，一定幫忙到底。」

第三天，全長沙城的泥木工人罷工，毛澤東同志派人去領導。又推選了十六個代表去請願，其中有幾個工人不會說話，又去找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是住在「清水塘」，湖南共產黨的省委就在這裏。毛澤東同志接見了工人代表，告訴他們許多鬥爭辦法，鼓舞了工人鬥爭的決心和勝利信心。

幾千人的工人隊伍出發了，打着許多旗子，旗子上寫着「泥木工會請願大會」！「硬要三角四分」！「不達目的，不出衙門」！

請願的隊伍到了衙門口，代表進去談判。代表們出來說：「不答應。」這一下把群眾氣炸了，就衝進衙門去打，把守衙門的衛隊也給打跑了。衙門裏派了一連隊伍把群眾包圍了，但是工人們一致的意見：鬥爭到底！

黃昏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來了，他悄悄的和工人們談了話，主張堅持下去，叫工人喊口號，他帶了一個口哨，他吹一聲，工人喊一句，一吹就連喊。群眾情緒更加高漲了。衙門裏的人想抓他，他跑到工人群衆裏，抓不到了。

這樣一直堅持到三更以後，鐵路工會還送來開水，工人們非常感動。

第二天，工人代表又去省長公署談判，毛澤東同志穿着工人衣服也去了。他代表工人說話，頭頭是道，句句有理，他說：「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資格，要求政府解決工資問題。」和他一道去的工人代表，對毛澤東同志這種態度，又敬愛又佩服。談判的結果，工人勝利了，每個工人工資加到三角四分。

從這次鬥爭勝利以後，長沙的工人運動更加活躍了，毛澤東同志親自出馬領導工人的鬥爭，鬧到勝利，共產黨在工人中的影響也更大了。

「勞動老娘娘」

——記農村女黨員郝三女同志——

呂銘

郝三女今年四十八歲，三區楊家尚峪人，全行政村的農民沒有不佩服她的，親暱的稱呼她「勞動老娘娘」。四四年選上勞動英雄，出席邊區群英會，回來當了行政村委員，四六年參加了共產黨。去年冬土改，自然村貧農團小組長，行政村代表會選舉代表委員七十個人就有六十九票投的郝三女，今年春第一屆區代表會上六十席中又以五十八票選舉了區代表委員會委員。她所以被人如此愛戴，自己又如此熱心爲群衆，是有一段歷史的發展過程的。

十五歲那年，三女嫁到楊家峪給家，男人一年價在外邊攬工，賺的工錢被老財扣光。僅有二垧半土地，因欠下債，也典出去，她就拿起鐝頭掏生活，看見他典給老財的那塊「廢地」，可是後的一塊好莊豆，心裏疼的和死了娘一樣的難過，「到冬天頂命也要贖我那塊地。」秋天給本村老財打短工包月子，省吃儉用的剩下七塊錢要贖地，可是短兩塊錢，快過年了，來要錢，哀求的遲給十天，賺一個月利息還不讓，硬逼的她老漢寫賣約，那個的女人不能說話，老財家說：「不和你說手巾子的說話，和戴帽子的說話。」但她非和他說不行：「我這娃娃吃飯幾口人，就要靠這兩垧半土地呀！」舊政權時代，三女就這樣勇敢的衝破了封建舊禮教的束縛。就這樣，家裏還是過不了，冬天給人家納鞋、推磨子，看燈、炒莜麥，個人吃的。一開春，刨草根擰成繩，賣草腰子，一斤二升糧，夏天吃的掏坡種地；及天給老財包月子，雖是女人，割起莜麥，可頂個男子漢。僱農王六女人和他給一家打短工，懷的個大肚子，跪着割莜麥走不動，三女割完了兩壠莜麥折回頭來看見她割的一壠莜麥還沒割到一半，就從對面和她割的一半，幫助的割光。貧農楊金有女人，和三女一同打柴，剛回來的梁上，金有女人餓的走不動，向她說：「三姊妹，我好賴之的不行了。」強烈的階級同情心，激動着三女，自然快步的將自己揹的柴送下梁，返回來幫金有女人砍的一捆柴送下去。

在共產黨領導下，更發揮了她原來的階級友愛，一心爲窮人謀的能過好光景，借出地主富農土地打種，發動村裏變工，他們村裏好幾家都是這年翻了身。

土地改革中，三女被選爲貧農團小組長，領導農民鬥爭，她表現的最勇敢。她發動附近村子的人說：「共產黨叫咱們翻身，我們能團結起鬥爭那些灰老財，不要怕，你再怎樣，他也是恨咱們窮人，舊政權時，窮人怎樣他們來？他們一定要往死治咱們的打」鼓動起來大家仇恨的情緒，又以發現來教育農民對地主富農不滿的：「灰老財，鬼樣子可多咧，女人褲子裏裝上細緞細貨，寒得走也走不動，不是咱們操心到，檢查出來，齊要被他捲光了。」

今春全力轉入到生產工作上，三女被選爲區代表委員，她又組織生產，解決困難。

三十多年的艱苦生活，鍛成了她自然的愛護苦人，找她來幫助解決困難的人，貧僱農不管晌午或黑夜，只要家裏有飯，寧自己少吃一口，不叫人家挨餓，最後沒有，他就不吃了。

在工作中，她走到那裏，就生產在那裏，三女當上委員，每一次區村的會議她都不誤，來了坐在炕頭上捻綫就討論事情。下鄉到趙家溝工作完了，從南梁上往回走，砍了一大捆柴，回到家時，別人都睡下了，第二天她還不誤鋤田。今年因分到土地，耕地擴大至四十垧，比去年多種十垧地。

四六年光榮的參加了共產黨。她常說「不是共產黨，咱們窮人那能活了」「只要跟上毛主席啥也辦好。」一次她上外頭看見區政府牆上掛的一張毛主席像，她笑着對外甥說：「記住，這就是咱們的毛主席！好好記住。」

六月十三於偏關